

礦山英雄

馬六孩和連萬祿

苗 培 時 作



華北人民出版社

礦山英雄馬六孩和連萬祿

苗培時作

華北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馬六孩和連萬祿是華北大同煤礦的先進工作者，是光榮的共產黨員。他們有高尙的道德品質，在生產上，不怕困難，不保守，不斷學習先進經驗，創造了多孔道快速掘進法，並能團結幫助工友共同前進，改進了生產，使他們小組的工作效率提高了二十五倍，創造了全國新紀錄，成爲全國煤礦掘進工作的旗幟。本書從他們的身世說起，全面介紹了他們的道德品質和動人事蹟。

書號：6019

礦山英雄馬六孩和連萬祿

作 者：	苗 培 時
出版者：	華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(北京香餌胡同七十三號)
發行者：	新 華 書 店
印刷者：	公 益 印 刷 廠

字數：23,000	一 九 五 四 年 五 月 第 一 版
印數：1—15,000	一 九 五 四 年 五 月 第 一 次 印 刷

一 寫在故事的前面

我給大家說一個馬六孩和連萬祿的故事。

提到這兩個人的名字，大家都知道，是咱全國很有名的大同煤礦的兩個礦工。他們都是中國共產黨的黨員。四年來，他們不光在生產當中一次又一次地創造過很多次的新紀錄，而且創造了一套新的工作方法——多孔道循環作業工作法。這新的工作方法，是怎樣創造出來的，咱們暫且留在後邊詳細地來說。現在先說說，掘進工作對礦山生產的重要性。

參觀過煤礦的人，都會知道：咱們在地底下採煤的情形。咱們在地底下採煤，首先就是掘進工人，按照計劃，在地底下挖好許許多多的洞子。洞子挖好了，準備好採煤場，採煤工人才能夠把煤從地底下成千噸成萬噸的採出來。馬六孩和連萬祿兩個人，就是在地底下挖洞子的掘進礦工。

在礦山上，採煤前開拓巷道的掘進工作，是保證繼續生產和不斷提高生產的重要環節。如果一個煤礦的領導幹部，不認識掘進工作在煤礦生產中的重要性，放鬆對這工作的領導，只圖眼前多出煤，缺乏長遠的打算，那就會嚴重地影響了煤礦的均衡生產，甚至於完不成生產計劃。拿華北區的煤礦來說吧，從一九五一年開始，就普遍地學習了蘇聯的先進技術，逐漸地實行了機械化的新採煤方法。採煤的效率一天比一天提高。到一九五二年，華北各個大礦山計劃的採煤量，比一九五一年，就增加了百分之七十。再加上各礦山自己的增產數字，實際上的產煤量，是百分之一百九十六還多，差不多增加了一倍。

採煤的效率提高了。給採煤作準備工作的掘進工作，就經常發現趕不上採煤需要的現象。

掘進爲什麼趕不上採煤的需要呢？

那時候，華北的各大煤礦，掘進方法都是單孔道的。掘進的工人，在窄窄的洞子裏，打完一茬眼，放完一遍砲以後，就躲在一旁去休息了。什麼時候，砲煙散沒了，運搬工把崩下來的煤運完了，巷道頂頭清理出來了，才能够再繼續掘進。這樣就造成人力和機械設備能力的嚴重浪費。

馬六孩和連萬祿領導的快速掘進小組，從一九五一年三月間，他們突破了礦山上一向使用的『單孔道掘進作業』方法，根據大同煤礦的具體煤層條件，和機械化設備的程度，創造了『多孔道循環掘進作業』方法。

多孔道循環作業工作法，是煤礦生產方法上一項重大的改革。馬六孩和連萬祿領導的快速掘進小組，在地底下掘進，同時挖兩條平行的洞子。兩條洞子相隔八公尺。掘進二十公尺，就開個橫洞，讓空氣也痛痛快快地流暢起來。

掘進工在這個洞子裏打完眼，放完砲，讓運搬工在這個洞子裏運搬崩下來的煤，清理工作面。他們立刻就又到那個洞子去打眼放砲了。等他們在那個洞子把眼打完，把砲放完了，運搬工也就把這個洞子的煤運完，把工作面清理出來了。於是掘進工又回到這個洞子來掘進，運搬工也就到那個洞子去運搬。這樣不停的循環作業，就把過去的窩工現象消滅啦，也把工作面的機械設備利用率大大地提高啦。使掘進工作的生產效率，飛躍了一大步。

一九五二年一月九日，在大同煤礦召開的華北地區國營煤礦快速掘進工人代表會議上，大家一致通過：要在華北的各大礦山上，普遍地推行馬六孩和連萬祿創造的『多孔道循環掘進作業』。

現在據八個礦務局的統計，在一百四十五個快速掘進組中，有一百一十二個組，採用了『多孔道循環掘進作業』。把推廣『多孔道循環掘進作業』前後的各個掘進小組的情況比一比，每個快速掘進小組，都平均把工作效率提高了百分之一百二十二到百分之一百六十七。這樣，就使機械化採煤的煤礦中，掘進準備工作趕不上採煤需要的大問題，得到了初步的解決。

二 馬六孩當礦工

這裏先說馬六孩。

馬六孩是大同市四老溝的人。四老溝一帶，到處都是煤。人們開玩笑說：『誰家要想燒煤，連自己的房子都不要出去，隨便在房子裏的什麼地方，拿鋤頭刨個洞洞，就有了一輩子也燒不完的煤啦。』解放前，住在這裏的人們，因為山多土地少，一年四季種的糧食，不夠兩季吃的。差不多的人家，都是過着半工半農的日子。秋天，地裏的莊稼收割完了，有的就跑到土法開採的小窯門上去受苦。也有的就找幾個靠近的親戚朋友，帶上乾糧、手鎬，組織個小『羅圈班』，給山主們拿上二八的抽分，自己刨煤自己措到市上去賣。馬六孩也是個半工半農的工人，從十歲上他就跟着他的哥哥到小窯上去學措

煤。那時候，他哥哥在山底下刨，他就從幾丈、幾十丈深的大山底下，把煤揀到地面上來。整天爬上爬下地揀個十幾趟，腰都快累折了。勞動了一天，到晚間和審主們一算賬，還賺不了三斤莜麵呢，除了自己混個飽，也就剩不下什麼了。如果幹的差一點，那就連個飽也混不上。

那時，馬六孩常常想：『我生在這樣的山地方，又生在這樣的窮人家裏，難道普天底下的窮人，都和我一樣地受苦受難嗎？唉！活在這種壞世道裏，真沒個意思。』他常常跟他的媽媽說：『媽媽！我就是心疼您。您活着，我也活着；您要是死了，我也不活了。』

日本鬼子來了，在四老溝開起大礦，馬六孩家的幾畝山溝溝地，首先被霸佔蓋起了住房和礦場。有一天，馬六孩正在家裏吃飯，漢奸領着一羣人來了，人們都拿着洋鍬和鎬頭，像一窩蜂一樣地湧進了馬六孩的家裏。漢奸用手一指，發了命令：『上房頂！把這些房子統統拆掉！』一羣拿鍬帶鎬的人，就亂七八糟地爬上了房頂，稀哩嘩啦地拆起來了。馬六孩一看這情形，也摸不着個頭腦，肺都快氣炸了。心說：『這日子可怎麼活？』把心頭的火，壓了又壓，勉強裝了個笑臉，跑到漢奸的面前，問：『先生！爲什麼無緣無故地拆我們的房子呢？』漢奸斜了馬六孩一眼，說：『日本人讓拆的！你敢反對嗎？』

馬六孩說：『房子拆了，叫我們到哪裏住去呀？』漢奸說：『你到哪裏去住，我管不着。日本人讓拆這房，我就拆這房，你不願意讓拆，你和日本人說去。』

馬六孩的媽媽，怕馬六孩和漢奸吵鬧起來，惹出更大的禍，拽着馬六孩的袖子說：『別說啦，讓他們拆吧。這年頭窮人真不能活。』馬六孩被媽媽一說，長吁了一口氣，咬咬牙走開了。

從這時候起，馬六孩家的地被霸佔了，房子被拆平了。他們全家逃到一條小山溝裏，就像原始人一樣，挖了個又濕又潮的小土洞洞來住下。馬六孩也就脫離開半工半農的生活，到大礦上，當了礦工。

日本投降，國民黨來了。國民黨和日本鬼子一樣，給大同礦山上的工人帶來了災害。馬六孩這時正在白洞礦上當推車工。拚命地幹上十天，僅僅賺上三塊白洋的工錢。開初，國民黨說給工人發白洋，那知到發工錢時，發了三千元爛法幣。你要說個不字，輕則打你一頓，重則給你腦袋上扣一頂『思想不良』的帽子，抓到永定莊的警察局裏，讓你坐上兩三個月的監獄。

國民黨的三千元爛法幣，拿到街上，只能買上十三四斤小米。馬六孩一天在井下幹十二個鐘頭，十天才賺了這點點小米；一天平均一斤多點小米，他全家六七口人，別說

吃口稠的，就是喝稀粥也不够呵。沒辦法，馬六孩家裏就把小米換來麩子吃。吃麩子也不够，馬六孩的老婆，就天天爬到半山腰的小溝溝裏去挖野菜，全家吃麩子吃野菜，都瘦的皮包一把骨頭了。馬六孩常常和他的老婆說：『完了！這種年頭，咱們只有餓死……』

一聲霹雷響，大同解放了。共產黨來到了大同礦山，馬六孩也從千層苦萬層難裏抬起頭來了。日寇、國民黨加在馬六孩身上的仇恨，馬六孩深深地記在心裏，到現在談起他過去的那些血和淚的事，他的牙還咬得吱吱響呢。

三 連萬祿的家世

在大同礦山上，連萬祿是和馬六孩一樣有名的先進礦工。他兩個人，在黨的領導教育下面，關係處得十分好，簡直比什麼親兄弟還要親上十倍。一九五二年九月間，馬六孩到秦皇島中國礦工速成中學學習去了，連萬祿就代替馬六孩，做了馬六孩、連萬祿快速掘進組的大組長。

連萬祿是山西省懷仁縣吳家窰的人。在老年間，吳家窰是個很有名的礦區，土法開採的煤窰有幾十座。連萬祿是個血統的礦工，他家祖祖輩輩都是下煤窰的。

連萬祿的家本來是姓石的，他怎麼又姓了連呢？這裏得叙一叙他的家世。

那是前清的光緒年間事。懷仁縣一帶鬧起大災荒，一夏天也沒落場透雨，到了冬天，家家戶戶都沒有吃的，誰還有錢買得起煤燒。吳家審的審門子都關了。連萬祿的爺爺，眼看着一家老小要餓死，就找了一條口袋，想到他的外甥家去借點吃的來。那知道，到了他外甥家一看，他外甥家的一家老小，也餓得爬不起炕來了。他一句話也沒說，拿着空口袋就往回走。大臘月天，天氣冷得鳥兒都不出窩了。連萬祿的爺爺身上穿的單薄，肚裏又空空的，想：『不找點火取取暖，就要凍死這路上了。』他從路過的村邊上，找了一捆荻麥稭，帶到村頭的小五道廟裏去燒。那知一不小心將五道廟引着啦。他想：『逃出去吧！早晚也是個死。』一狠心，他就把自己燒死在五道廟裏了。

連萬祿的爺爺一燒死，連萬祿的奶奶就更沒法活了。她帶着在石家生的三個兒子嫁到連家去。兄弟三人，連萬祿的大伯還姓石，連萬祿的爹爹老二，和他的叔叔老三，從這時就改姓了連。

連家的爺爺和石家的爺爺一樣，也是煤審的工人。連萬祿的爹爹弟兄三人，都跟着連家的爺爺到石鳳山審上去做工。那時在審上做工的工人，在給審主們做了一天工以後，可以從審底下措上一小簍煤來，措到自己家裏去燒。這小簍煤，是不用花錢買的，算是審主對於工人們的特別『恩典』。可是有一條規定：無論那個工人，要往自己家裏

措煤，必須先給審主家裏措一簍才行。連萬祿爹爹十八歲那年，有天下工了，他從審底下措一小簍煤上來。這時天氣已經很晚了。他從早晨吃了點東西一直沒再吃啥，肚子裏早餓得咕嚕咕嚕地亂叫。如果按往常的規矩，把這簍煤給審主家裏送去，然後再回來措自己家裏燒的，實在累得有點支持不住。他壯了壯胆子，跑到櫃房裏，哀求審主說：『掌櫃，今天天氣太晚了，我肚裏也餓得慌。我先措一簍兒燒煤回家去，等明天我再給您家裏措吧。』審主說：『不行！這是老年間留下來的規矩，誰也不能破壞！』連萬祿的爹爹說：『這樣，今天我連我自家燒的也不措啦，行吧！』審主覺着連萬祿的爹爹頂撞了他，暴跳起來罵：『你這小兔崽子，還敢反抗我呀……』撲上去，抓着連萬祿爹爹的衣領，把他按倒在地上狠狠地打了一頓，打得他頭青臉腫的。連萬祿爹爹氣不過，又下到審底下，找到正上夜班的連萬祿的爺爺、大伯和叔叔，把他被審主打了的情形一說，父子四個就一齊從審下上來，想找審主說說理。審主看見連萬祿的爺爺，帶着三個兒子找他來了，還沒容連萬祿的爺爺開口，他隨手抄起一塊大石頭，冷不防地就照連萬祿的爺爺腦袋打來。一下就把連萬祿的爺爺砸死了。

舊社會那有窮人說理的地方，這人命關天的大事情，審主向縣衙門花了一些錢，就買住了當官們的嘴。又給連萬祿奶奶二十吊制錢，就算完了事了。後來，連萬祿的爹爹

和叔叔，又到大西灣煤窖上下窖。他大伯就到胡家灣煤窖上下窖。胡家灣煤窖場大頂，把他大伯砸死在窖底下，這個消息傳到連萬祿奶奶的耳朵裏，把連萬祿奶奶也着急死了。

連萬祿爹爹三十一歲那年，才娶了連萬祿的媽媽。他媽媽常常流着眼淚和連萬祿他們兄弟們說：『孩呵！你們記着，你爹爹娶我過門的時候，又濕又黑的小屋炕上，連領破蓆子也沒有，只是鋪了厚厚的一層黑土。』

連萬祿媽媽生了連萬祿兄弟四個和一個妹妹，連萬祿是老二。連萬祿的大哥十四歲時，在煤窖上把腿砸斷了，家裏生活沒有一點辦法，連萬祿媽媽拉起連萬祿的手說：『孩！你大哥砸斷了腿，爲了咱家的生活，我又要把你送到煤窖底下去啦。』連萬祿看着媽媽因爲大哥砸斷腿，已經哭紅了的眼睛說：『媽媽！我去！我要好好做工，多賺些麪養活你。』連萬祿開始做礦工，只有九歲。現在他三十九歲，已整整做了三十年礦工了。

四 連馬帶頭

大同礦山解放了。

馬六孩和連萬祿都是白洞礦上手工掘進的礦工，兩個人誰也不認得誰。他們怎麼才認識的呢？這得先從連萬祿的身上說起。

礦山乍解放，首先開展民主運動，廢除封建把頭制度。礦務局開職工代表大會，連萬祿是代表。會上，礦務局局長何水同志向全體工人代表作報告，連萬祿牢牢地記着下面的幾句話：『你們當工人代表的，就要給工人們做事情，替工人們說話。咱們礦上有那些不合理的現象，有那些工人受了委屈：不論是舊社會的還是現在的，你們要大胆地揭發出來，共產黨是給工人們撐腰作主的。』

前些日子，連萬祿就看見過一回馬六孩了。那回馬六孩正在巷道的掌子面上拉槽子，他一句話不說，幹得可歡呢。那洋鎬在他的手裏好像活了，掄得又圓又穩。鎬鎬落在煤上，咚咚的聲音又勻又重，煤末裹着煤塊，紛紛地往下落，眨眼間，把一條長長的槽子拉好，拉得又深又整齊。連萬祿看着馬六孩這種工作的勁頭，暗暗叫好：『真是個地道的礦工呵。要是和這人搭在一起幹活，够多麼痛快呀。』他趁馬六孩把手鎬稍停下來，喘氣的當兒，搶前去一步問：『夥計！你也是咱們這一帶的人嗎？看你是個老行家。』馬六孩聽見有人和他說話，才轉過頭來說：『我是咱四老溝的，這營生幹過一些年頭了。』連萬祿跟着問：『你貴姓？』馬六孩說：『我姓馬。』連萬祿走開了以後，才忽然想起來，忘記問馬六孩的名字。從此，在他的心裏，一直思念着這個能幹的礦工。

經過民主改革運動，廢除了封建把頭制度，礦山的工友們，團結得更緊密，生產的積極

性更高了。連萬祿和馬六孩在這個運動裏，慢慢地熟識起來，成爲以後生產上的親密伙伴。時間像飛一樣地溜過去了。

一九五〇年年初，礦山剛解放不久，那時，在礦山底下掘進巷道，還沒有機械化，打眼放砲，都是用人力的。很多礦工，也沒有建立起自覺的勞動態度。從舊社會帶來的自由散漫和磨洋工的壞習慣，還很普遍。掘進的效率非常低，一班日進只有三十公分。這生產定額是非常不合理的。

二月間，工會送連萬祿到工人學校，受了一個月的短期訓練。學習的時間雖說不長，可把他的階級覺悟大大地提高了一步。

連萬祿從學校一回來，工會主席就找他來啦，跟他說：『老連！你這回受訓回來，階級覺悟提高啦。大家的眼睛都看着你，你可要帶頭走個模範巷呵。』連萬祿那時，可不知道什麼叫做走模範巷，他問：『走模範巷是什麼意思？』工會主席說：『走模範巷就是處處帶頭。』連萬祿又問：『怎樣帶法？』工會主席說：『這可得解釋一下。就拿咱們走巷來說吧。每班的定額到底應該走多少，領導問工人，工人說：「最多也超不過三十公分。」領導上只好根據大家的意見，暫時就這樣定下來了。可是咱工會上明明知道這定額太低，不合理。假若有個工人，因爲階級覺悟高，能够不斷地改進自己的生產方

法，提高了工作效率，把這個定額打破了。這樣就使領導上制定合理的新定額有了根據。能够起這種作用的工人，就是帶頭的工人，就是模範工人。你聽說，拿你這樣的老礦工，到底每天能够刨多少？三十公分是不是太低了呵？』連萬祿笑起來說：『這樣說我就明白模範和帶頭的意思啦。三十公分的定額當然太低了。這種定額，是日本時候的定額。那時候的工人，誰真心給他幹呢！還不是整天偷懶睡覺。要是照着那種工作的情形來幹，我看三十公分也達不到。可是現在工人是給自己生產呵。只要下去少睡會覺，稍稍地動動腦筋，想法把工作方法改進改進，拿咱們礦上巷道的條件來說，最平平常也得刨它五十公分，六十公分的。』工會主席緊緊地握了握連萬祿的手，說：『大家都看你的啦。你就準備着帶這個頭兒吧。』工會主席的手，帶着一股熱力，這熱力流到連萬祿的心裏。連萬祿沒有說什麼，只是用眼睛看着工會主席的臉，心裏說：『你放心，沒問題呵！』

一眨眼，到了這年的四月，經過礦上領導詳細地研究和討論，把日進三十公分的舊定額，改成日進五十公分的新定額。同時提出了迎接『五一』勞動節，開展生產競賽，實行合理的新定額管理的口號。

當這新定額一公佈，大多數工人都沒有信心。一部分有保守思想的職員，也很懷疑。他們認為新定額，根本不可能實現，背後亂紛紛地議論着說：『日本在的時候，最

高效率也才刨四十五公分，今天想刨五十公分，誰也不是神仙，有三十六變，看！辦不到。』個別壞分子，更是藉這機會興風作浪，挑撥工人們說：『這地方吃不開，咱們一哄而散，到旁的礦上幹去。』

這時，馬六孩和連萬祿兩個人，經過他們的自願要求，領導上已經把他倆調配到一個掘進組裏來了。掘進組的小組長是連萬祿。

要開生產競賽貫徹新定額的動員大會了。工會主席把連萬祿和馬六孩找來，徵求他們對新定額的意見，問他們能不能達到五十公分。連萬祿和馬六孩仔細一琢磨，憑他們在煤礦上二三十年的刨煤經驗，認為達到五十公分的新定額沒有一點問題，努一把勁，還準能把這定額超過去。於是工會主席鼓勵他們說：『明天咱們開動員大會，你們就準備一下條件，向大家挑戰吧！』他們齊聲答應說：『好！』回到井下，趁休息的當兒，兩個人一商量，連萬祿說：『老馬！明天咱們向大家挑戰，你琢磨琢磨，咱們能不能刨它七十公分？』馬六孩對這問題，心中早就有數，聽連萬祿一問他很有把握地微微一笑，說：『老連哪！依我看，憑咱們這兩把手，別說刨七十公分，就是八十公分，也不能算到頭呵。』連萬祿點頭說：『對！』馬六孩說：『明天在大會上，你就提出七十公分，向大家挑戰好了。我想：有你刨根，我拉槽，咱兩人合成一條心，就是前面是個鐵